

[编者的话: 本刊从 2016 年第 4 期开始不定期地设立“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研究”栏目, 刊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语言、社会以及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前沿学术论文。2016 年 3 月 26 日, 《当代语言学》在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召开了“2016 当代语言学前沿: 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小型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二期建设内容的一部分。苗兴伟与穆军芳的这篇题为“批评话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的论文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宣读的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本刊以后还将不定期举办以“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为主题的当代语言学前沿小型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上宣读的优秀论文经评审、修改后将在本刊专设的“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研究”栏目刊出。欢迎有关学者关注以上前沿会议并给会议以及本专栏投稿。]

批评话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

苗兴伟 穆军芳

提要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对当代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哲学观而言,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实践观和意识形态论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论和辩证方法论对批评话语分析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本文将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对当代批评话语分析的影响, 揭示批评话语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之间的渊源关系。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Marxist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in CDA

MIAO Xingwei and MU Junfang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Marxist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has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This paper sets out to investigate how Marxist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has influenced contemporary CDA, tracing the philoso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origins of CDA in Marxism.

* 本文得到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英语新闻蒙蔽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HB15YY047) 的资助。

In terms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Marxist view of language as social practice and the Marxist view of ideology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D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rxist view of language, discourse as a form of social practice is socially constitutive as well as socially shaped.

With respect to Marxist methodology, Marxist critique and dialectics has nourished CDA through the explicit emphasis on the critical impetus 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The methodological objective of critique is to reveal structures of power and unmask hidden ideologies, while the dialectical approach enable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t to envisag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discourse and other elements of social practice and to detect the linguistic manifestations of inequality, dominance and ideological control in discourse.

Key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arxism, Marxist philosophy, Marxist methodology

1.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又称“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DS), 其前身为“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 CL)。英国东安吉利亚大学的语言学家 Fowler 等(1979: 185) 首次提出了“批评语言学”的概念。在此后十年的发展中, 批评语言学虽然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是也暴露出其自身的局限性, 如过多地强调词汇和语法层面的分析, 而忽视了话语的生产和解释过程; 片面地强调语言在现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再生产中的作用; 对于语言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过于狭隘等。为了进一步完善批评语言学理论, 突显批评语言分析在批评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作用, Fairclough(1989) 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与传统的话语分析相比, 批评话语分析的显著特点是把话语与社会权力紧密联系起来, 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社会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问题的相应策略(Fairclough 2010: 9)。批评话语分析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那些把语言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的后现代社会批评家在基本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试图发展一种更加辩证的社会观(辛斌 2016a: 1)。Fairclough 等(2011: 360) 和 van Dijk(1993a: 251) 都曾指出, 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和语言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Fairclough 和 Graham(2002) 把马克思称为批评话语分析学家, 因为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是批评话语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等都对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观、意识形态论、批评方法论和辩证方法论为出发点, 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对当代批评话语分析的影响, 揭示批评话语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之间的渊源关系。

2. 语言的社会实践观

批评话语分析学家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把语言和社会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语言运用构成了社会意义和社会实践(辛斌 2016a: 1),这与马克思主义语言社会实践观的论述是一致的。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和《自然辩证法》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有着丰富的阐释,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Marx and Engels 1978: 128)认为,“语言是为他人而存在的实践性意识,这也是其自身存在的原因,语言只是在出于某种必要与他人进行交际时才产生”。也就是说,人是社会的人,语言的形成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与 Wodak 和 van Dijk 关于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认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Wodak(1996: 15)认为,把话语描述为社会实践,暗含了特定的话语事件和构成这一话语事件的情况、机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话语事件受到其构成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话语机构又制约着这些因素。也就是说,话语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并且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这些社会因素包括环境、知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身份和关系等。此外,van Dijk(2014: 12)把话语定义为“社会中社会交际的一种形式,同时是社会认知的表达和再生产”,话语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知识群体与社会共享知识得以体现的。

Volosinov(1973)指出,语言是一项共享的实践活动,对语言的研究不应该只是局限,而是应该“超越”语言体系的各个层面,进入话语领域,因为言语交际才是语言的基本事实,Volosinov 的超语言思想受到了批评语言学家的重视。Fairclough(2015: 55-7)提出了“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思想,并指出了其三方面的含义:第一,语言是社会的一部分,语言与社会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和辩证的关系。一方面,语言现象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因为无论人们在何时进行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活动,这些活动都受到社会情景的制约,并且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社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又属于语言现象,因为在一定社会环境下进行的语言活动不仅是对社会过程和社会实践的反映或者表达,而且是这些过程和实践的一部分。第二,语言是一个社会过程,由此可以区分出“文本”(text)和“话语”(discourse)的不同。文本是社会交际生产过程的产物,而话语代表社会交际的全过程,不仅包括生产过程、生产出的产品,即文本,还包括阐释过程,而其阐释的对象就是文本。此外,无论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还是在文本的阐释过程中,都包括文本特性和内置于人们大脑中“成员资源”(member resource)的相互作用。成员资源是人们在生产和阐释文本时所出现的一种认知原型,包括语言知识,人们所生活的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表征、价值观、人生观等。第三,语言受到社会中非语

言条件的制约，这些社会条件主要指生产的社会条件和阐释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与社会组织的三个不同层次相关联：话语发生的即时社会情境或者语境、构成话语更宽泛社会环境的社会机构以及整个社会。这些社会条件影响着人们生产和阐释的成员资源，而成员资源又影响着文本的生产和阐释方式。

受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的影响，批评话语分析学家意识到语言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话语既塑造社会又由社会塑造的辩证观点。批评话语分析把话语看作社会实践，不仅仅简单地分析语篇或者表达和理解的过程，而是分析语篇、过程及其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注重对社会实践中特殊领域的分析。例如，van Dijk (1991, 1993b, 2005)、Wodak 和 van Dijk (2000)、Wodak 和 Reisigl (2015) 对于种族主义的研究，Fairclough (1992, 1995, 2000, 2006) 对社会变革和新市场自由主义的研究，Wodak (1997) 对性别歧视的研究，以及 Chilton (1985, 2004, 2012) 对于外交政策和核武器问题的研究等，都是通过分析语言来揭示社会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3. 语言的意识形态论

“意识形态”一词由法国哲学家 Destutt de Tracy 在 1796 年首次提出 (Roucek 1944: 482)。“意识形态”源自法语词 *ideologie*，是指“观念的学说”，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科学的认识论体系。然而这一概念自从提出以来就在学界备受争议，直到 1845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意识形态才开始成为真正的哲学命题和科学的指导理论。该书对于意识形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揭示了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根源，二者是生活过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第二，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思想产物，是统治阶级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体系，是统治阶级有意无意用以巩固其权力和统治地位的东西。第三，指明了意识形态的意向性。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掩盖现实关系，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神秘的反映。经典马克思主义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 Gramsci, Althusser 和 Habermas 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总之，意识形态中总是渗入阶级的偏见，它与人们的实际利益紧密相连，这就决定了它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批评话语分析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基本遵循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传统，同时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辛斌 2016b: 21)。

Gramsci (转引自 Forgacs 1988) 认识到意识形态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以“文化霸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该理论阐释了权力关系是怎样限制和控制话语实践的生成性和创造性，以

及话语实践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是如何组合成文化霸权的。文化霸权理论与 Fairclough(1992: 91-2) 所提出的话语结构和话语事件的辩证关系是一脉相承的。话语秩序的形成和再形成相应地成为了霸权斗争中的一个风险因素, 而话语实践(包括话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构成了霸权斗争的一个方面。此外, Reisigl 和 Wodak(2009: 88) 继承了 Gramsci 的文化霸权理论, 认为意识形态是通过话语建立和保持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 比如通过建立霸权身份描述或者通过控制进入到特殊话语和社会领域的方式。此外, 意识形态还可以充当变革权力关系的手段, 这种变革或多或少带有激进的性质。

Althusser(1971) 进一步地发展了 Gramsci 的文化霸权理论, 把上层建筑区分为“压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通过暴力来实现职能, 主要包括政府、行政机构、军队等政治社会领域, 而后者通过意识形态来实现其职能, 主要包括学校、医院、教会等市民社会领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使意识形态获得了物质性的存在。在 Althusser 看来, 意识形态不是“观念”, 而是社会机构的物质性社会实践(例如教师是怎样开展课堂教学的, 医生是如何与公众进行交流的等)。Althusser 认为, 意识形态通过对主体的“设问”(interpellation) 将人定位为社会主体。“设问”指的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和意识形态话语对认知主体的主观意识进行塑造和强化的过程。在 Althusser 意识形态观的基础之上, Fairclough(1992: 86-91) 针对意识形态提出三个主要观点: 1) 在各种机构的实践中, 意识形态都有一种物质存在, 这就为作为物质形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研究开辟了道路; 2) 意识形态对主体进行设问, 这就意味着语言学家忽略的话语中更有意义的“意识形态效应”之一就是为主体的建构; 3)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比如教育或者媒体机构) 在阶级斗争中, 既是角斗场又是利害关系所在, 这就意味着, 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话语分析的焦点就是话语内部的斗争和与话语相关的斗争。在对 Althusser 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 Fairclough(1992) 认为, 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具备“自然化”意识形态的能力, 并使其变成一种貌似意识形态之外的“常识”而为人们所接受。然而, 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内化于话语之中, 并通过各种隐蔽策略表现出“自然化”和“常识性”的特征, 所以往往无处不在却又难以令人察觉。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Habermas(1971) 提出了“理想的言语情景”, 指的是不包括任何权力关系的理性话语。通过理想的言语情景, Habermas 把语言和社会交际的历史背景引入到批评话语分析中, 促使批评语言学家把意识形态和语言运用结合起来(田海龙 2014: 44)。Wodak 提出的“话语-历史”法一直以来都把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看作是其批评立场的基础(Forchner 2011: 2), 特别关注对于语篇产生历史背景的分析, 主张把话语放

到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认同 Habermas(1977: 259) 把语言看作是支配和社会权势的媒介，认为语言服务于组织化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只要权力关系的合法化没有被清楚表达出来，语言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言语交际通常预设了一种理想的言语情景，因此，可以通过比较理想的言语情景和正在分析的情景来识别“扭曲的言语交际”，从而在交际过程中得以避免背离理想的言语情景。

此外，Volosinov 也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意识形态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Volosinov(1973) 首次提出了意识形态的语言学理论(Fairclough and Graham 2002)，把语言符号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表现，所有的语言运用都包含特定的意识形态。该理论强调了文本的对话性，任何文本都明显地或者隐含地与其他文本发生对话，从而体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效应。van Dijk(1998) 批判地继承了这一意识形态观，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表征，不仅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自己的观念，还可以改变别人的见解。

由此可见，批评话语分析的意识形态观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如文化霸权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想的言语情景等，又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提出了更好地为批评话语分析服务的意识形态观。

4. 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方法论

批评话语分析不仅仅是分析语篇，而是批评。分析的目的是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辛斌 2005: 7-8)。由于遵循的传统不同，“批评”有不同的含义，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文学批评的传统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Reisigl and Wodak 2009: 87)。批评话语分析遵循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表现在他勇于揭穿谎言并暴露真实的现实关系和现实利益(季广茂 2005: 25)。Korsch(1970: 85) 这样概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他先是从哲学上批判宗教，其次从政治上批判宗教和哲学，再次从经济上批判宗教、哲学和政治，然后兼及一切意识形态。马克思在批判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语篇进行辩证的批评分析(Fairclough and Graham 2002: 46)。一方面，马克思的话语观把语言看作是社会生活的一个要素，并与其他要素构成辩证的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将这一辩证的话语观应用于他的经济、政治和历史分析当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语篇的批判是建立在严谨的语言分析基础之上的，他对语篇中的形式结构、概念结构、逻辑关系以及语篇组织方式进行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真实的社会关系，并批判政治经济学语篇对资本主义

的表征没有超越表面现象。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强调的是带来革命性变革的主观力量。他们相信，理性的、逻辑的话语能够战胜扭曲的、含有晦涩意识形态意义的话语(田海龙 2009: 86-7)。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一种批评理论可以根据特定的实际目的与“传统”理论相区别；一种理论具有批评特征，是因为它寻求“将人类从束缚他们的环境中解放出来”(Bohman 2001: 2986-7)。传统理论仅仅以理解和解释为取向，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理论应当以批评和改变社会为取向。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观，赋予了上层建筑在社会形态的构成和演化中更大的独立性。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聚焦社会生活的文化方面，把支配和剥削看作是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确立并维持的(Fairclough 2001: 232)。

Habermas(1971, 1973)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提出了一个批评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并赋予了法兰克福批评理论以重要地位。Habermas 把人类的认识兴趣看作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并把认识兴趣分为三种类型：技术兴趣、实践兴趣和解放兴趣。技术兴趣是通过规则性知识的验证把握外在客观世界的兴趣，其主要目标是建立规则性的知识；实践兴趣是通过文本阐释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保持交流的兴趣，主要目标是获得对社会文化现象的了解；解放兴趣是人类通过自我反省从各种不合理的限制、暴力和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兴趣，主要目标是反省与批判。在这三种兴趣中，只有解放兴趣才能使人类从支配、压制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解放兴趣也就构成了以自我反省为目标的社会批评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特别是 Habermas 的社会批判理论，对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批评话语分析与批判理论一样，都是致力于输出和传递批判性的知识，促使人类通过自我反省从各种形式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因此，二者都以带来“启蒙与解放”为目标(Wodak and Meyer 2009b: 7)。Fairclough(2001: 230)认为，“批评”有两个含义。首先，批评试图洞悉语言与其他社会生活成分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很晦涩，涉及语言在权力与支配等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语言如何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在语言和符号方面进行个体和社会身份的磋商。其次，批评致力于进步性的社会变革，具有解放性的知识兴趣。例如，分析世界新自由体制中的语言，就要分析语言如何抵制这种新秩序所带来的危害(如加剧贫富差距和导致巨大环境破坏)，以及从语言的角度考虑如何加强和在更大范围内抵制这种危害的斗争。

Wodak(1999: 186)也指出，批评是对复杂现象的解释，它不能对复杂现象做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解释，而是要把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解释得非常透彻。

早期的批评语言学家(Fowler, et al. 1979; Kress and Hodge 1979)认为,语言使用会导致对社会事件的蒙蔽,只有通过系统的语言分析才能消除蒙蔽。正如Fairclough(1985: 747)所言,“批评”在本质上就是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除此之外,批评还意味着批评者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要自我反思,也就是说,批评实践要反映批评者的立场、观点和利益(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 9; Wodak 1999: 186)。这实际上与“社会改革”异曲同工:批评只有反映批评者的立场、观点和利益,才可能变成社会改革的力量,才有可能成为批评者改变现实的社会实践(田海龙 2014: 33)。Locke(2004: 27-39)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批评”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含义:批评是对隐含意义的揭示;批评实践是自我反思;批评实践具有社会变革的性质。这三个方面也是对批评话语分析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5. 批评话语分析的辩证方法论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对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在经济、政治和历史分析中践行的辩证的话语观对批评话语分析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Fairclough and Graham 2002)。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论不仅体现于早期的批评语言学研究,而且更为突出地体现在以Fairclough, Wodak 和 van Dijk 为代表的批评话语分析学家的研究中。

5.1 Fairclough(2009)的“辩证-关系”法

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法又称作“辩证-关系”法(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DRA),该研究方法把符号看作是社会过程的一个要素,这一要素与其他要素具有辩证关系(Fairclough 2009: 163)。Fairclough所倡导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两种辩证关系:一种是结构(特别是作为建构中介的社会实践)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在结构和事件内部的符号和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讲,“辩证-关系”法由以下四个阶段构成:

第一个阶段是从符号方面聚焦社会弊端,包括两个步骤。步骤一:选择一个与社会弊端相关的研究课题,可以用一种跨学科的方式来特别关注符号和其他“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步骤二:通过跨学科的方法为确定的研究课题建立一个理论体系,并为这一课题建构研究对象。

第二个阶段是确定处理该社会弊端的障碍。这一阶段通过质疑社会生活建构和组织的方式,以一种非常间接的方式分析社会弊端,可以分三个步骤来分析。步骤一:分析三种辩证关系,即符号和其他社会成分之间的关系、话语秩序和社会实践的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语篇和事件的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步骤二:依据课题研究对象的构成,选择适合本研究的语篇、侧重点和类别。步骤三:运用互文分析和语言或者符号分析法进行语篇分析。以上三个步骤展示

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特性，即语篇分析只是符号分析(话语分析)的一部分，并且语篇分析必须在符号分析的框架内展开。

第三个阶段是考虑社会秩序是否“需要”这个社会弊端。这个阶段引导人们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大家所关注的社会弊端与社会秩序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关系；二是社会弊端是否可以在社会秩序内得以解决，还是只能改变社会秩序。

第四个阶段是确定跨越障碍的可能性方法。在这个阶段，批评话语分析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由“消极”批评分析转化为“积极”批评分析。在关注符号与其他成分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同时，确定在当前的社会进程内克服障碍以解决这一社会弊端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Fairclough的“辩证-关系”法从本质上展示了符号和其他社会成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方法论上来看，该方法关注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而非符号本身，意味着这种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特别适合与其他社会理论方法相结合，从而进行跨学科研究。

5.2 Wodak(2001)的“话语-历史”研究路径

Wodak(2001:66)认为，特定的话语实践和话语实践所处的具体行为领域(包括情景、机构框架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情景的、机构的和社会的背景塑造并影响话语；另一方面，话语影响话语的和非话语的社会与政治过程和行为。也就是说，话语作为语言形式的社会实践，构成了话语和非话语的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又是由话语构成的。基于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Wodak(2001:72-7)提出了一个三维的分析路径：首先，确定语篇的具体内容和主题；然后，分析语篇中的话语策略；最后，分析话语策略的语言体现方式。

从以上的三维分析路径可以看出，Wodak的“话语-历史”法与Fairclough的“辩证-关系”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论，认为话语实践与话语要素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且都包括语篇分析、互文分析和社会分析。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Fairclough以语篇分析为基础，然后上升到社会分析的层面，而Wodak遵循了从宏观的社会分析到微观的语篇分析的路径。

5.3 van Dijk(2009)的“社会-认知”模式

van Dijk的“社会-认知”模式又称作“话语-认知-社会”三角模型。van Dijk(2009:62)认为，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二者是通过“社会认知”联系起来的。社会认知指的是“社会公认的生产方式”，它主要通过话语获得并付诸社会实践，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在这个三角模型中，认知语境连接了各个分析阶段的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因此“社会”在此具

有复合意义：它指的是局部层面的情景结构(包括参与者及其身份，在特定时间、地点和机构情景中的角色和关系，如角色-方位互动)和社会结构(包括组织、团体、等级及其性质，如权力关系)的一种复杂配置。语言使用者在生产 and 理解话语的过程中，社会认知与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分别建立起了双向的辩证关系，即社会认知要靠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来体现，而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又影响着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解。由此可见，van Dijk 也将马克思的语言辩证方法论贯彻于其研究方法当中。

总之，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权力的滥用、支配、不平等和歧视等问题。在方法论上，批评话语分析遵循了辩证的话语观，强调话语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社会实践塑造并影响了话语，话语又同时构成了社会实践。这种辩证方法论在具体的批评话语分析中体现为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方法。

6. 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批评话语分析的操作指南。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而言，语言的社会实践观把话语看作是社会实践，语言的意识形态论把意识形态视为遮蔽现实关系的手段，并把语言符号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表现。就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言，马克思的批评方法论致力于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促使人类通过自我反省从各种形式的支配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论坚持话语既塑造社会又由社会塑造的辩证观点，使批评话语分析在具体的操作中表现为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方法。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为批评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ferences [引用文献]

-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 Bohman ,J. 2001. Critical theory: Frankfurt School. In N. J. Smelster and P. B. Baltes ,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Oxford: Elsevier Sciences. Pp. 2986-90.
- Chilton ,P. 1985. *Language and the Nuclear Arms Debate: Nukespeak Today*. London: Frances Pinter.
- . 2004.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 . 2012. *Discourse and 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Chouliaraki ,L. and N. Fairclough. 1999.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85. Critical and descriptive goals in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Pragmatics* 9 6: 739-63.
- .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 .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Polity Press.
- .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Longman.
- . 2000. *New Labour, New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 2001. The discourse of new labou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M. Wetherell, S. Taylor, and S. Yates, eds., *Discourse as Data: A Guide to Analysis*. London: Sage. Pp.229–66.
- .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 2009. A 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2009a. Pp.162–86.
- . 2010.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2nd edition.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 . 2015. *Language and Power*, 3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Fairclough, N., J. Mulderrig, and R. Wodak. 2011.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A. van Dijk, ed.,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Pp.357–78.
- Fairclough, N. and P.W. Graham. 2002. Marx a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t: The genesis of a critical method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critique of global capital. *Estudios de Sociolingüística* 3, 1: 185–229.
- Forchtner, B. 2011. Critique,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8, 1: 1–14.
- Forgacs D. 1988. *A Gramsci Reader*.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Fowler, R., G. Kress, R. Hodge, and T. Trew.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Press.
- . 1973.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Beacon Press.
- . 1977.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Suhrkamp.
- Ji, G. (季广茂). 2005. *Ideology*.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5, 《意识形态》。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Korsch, K. 1970. *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 Kress, G. and R. Hodge. 1979. *Language and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 Locke, T. 200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Continuum.
- Marx, K. and F. Engels. 1978.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ition. New York, NY: W. W. Norton and Company.
- Reisigl, M. and R. Wodak. 2009.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In Wodak, R. and M. Meyer, eds. 2009a. Pp.87–121.
- Roucek, J.S. 1944. A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 4: 479–88.
- Tian, H. (田海龙). 2009. *Discourse Studies: Categories,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 201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terpretations, Reflections, and Application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4, 《批评话语分析: 阐释、思考、应用》。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van Dijk, T. A. 1991. *Racism and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 . 1993a.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4, 2: 249–83.
- . 1993b. *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 Newbury Park: Sage.
- . 1998.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ndon: Sage.
- . 2005. *Racism and Discourse in Spain and Latin Americ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 2009.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2009a. Pp.62–86.
- . 2014.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olosinov, V.I.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odak, R. 1996. *Disorders of Discourse*. London: Longman.
- . 1997. *Gender and Discourse*. London: Sage.

- . 1999.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32 ,1: 185-93.
- . 2001.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n R. Wodak and M. Meyer , eds. ,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Pp.63-94.
- Wodak ,R. and M. Meyer ,eds. 2009a.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London: Sage.
- . 2009b.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 agenda ,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2009a. Pp.1-33.
- Wodak ,R. and M. Reisigl. 2015. Discourse and racism. In D. Tannen , H. E. Hamilton , and D. Schiffrin ,eds. ,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 2nd edition. Oxford: Wiley Blackwell. Pp. 576-96.
- Wodak ,R. and T.A. van Dijk. 2000. *Racism at the Top: Parliamentary Discourses on Ethnic Issues in Six European States*. Klagenfurt ,Austria: Drava Verlag.
- Xin ,B. (辛斌) . 2005. *Critical Lingu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5, 《批评语言学: 理论与应用》。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 2016a. The constructive and constitutiv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the homogeneity of discours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1: 1-10. [2016a ,语言的建构性和话语的异质性 《现代外语》第 1 期 ,1-10 页。]
- . 2016b. The Bakhtin school's conception of ideology and contemporary discursive criticism.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1: 21-7. [2016b ,巴赫金学派的语言意识形态观和批评话语分析 《外语学刊》第 1 期: 21-7 页。]

第一作者简介

苗兴伟,男,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研究兴趣: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语用学、文体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代表作“否定结构的语篇功能”和“语篇语用学:句法结构的语篇视角”等。电子邮件:mxw@bnu.edu.cn

MIAO Xingwei , male , Ph.D. , is a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functional linguistics , discourse analysis , pragmatics , stylistics ,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His major publications ar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negative structure” and “Discourse pragmatics: A discourse perspective on sentence structure”. E-mail: mxw@bnu.edu.cn

作者单位及通信地址: 苗兴伟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100875
穆军芳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100875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省保定市七一东路 2666 号 071000
E-mail: moonlight0312@gmail.com